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第十六回 癡生餽目 美女傾心

話說愛芳命侍兒去請雅仙，不一時雅仙已珊珊而至。挹香側目偷覷，見其肌膚凝雪，雲髻堆鴉，其容貌之妍麗，真如帶雨梨花，籠煙芍藥，吳絳仙秀色可餐，猶恐未能爭勝也。尤可愛者，兩瓣秋蓮，纖不盈掬，挹香已暗生憐愛。雅仙即與挹香相見，序次而坐。挹香道：「久慕芳名，未遑拜見。今蒙愛芳妹折柬相邀，始知芳卿垂顧，生殷殷雅意，並蒙謬贊，但詞，真令僕增顏赧。」雅仙聆是言，便道：「夙仰高風，早深翹企。又於愛姐處捧讀佳章，心欽五內，迴環雜誦，百讀不厭。不但王鞞川不能媲美，即韋蘇州亦可與京矣。賦妾雖生企慕，未敢存願見君子之心。昨日因愛姐說及公子素性鍾情，不肯視煙花為微賤，故特簡相邀。今蒙降格而來，使妾好聆訓誨，幸矣。」

挹香道：「鄙陋菲才，蒙芳卿獎譽，令僕抱愧無地矣。」

挹香說罷，雅仙即出《秋閨》二絕，呈與挹香道：「此妾之近作也，尚祈公子教正。」挹香展開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金風蕭瑟動幽思，寂寞蘭閨夜課時。

一種情懷難自釋，徘徊獨詠苦愁詞。

其二

烏雲慵整瘦纖腰，斜倚闌干恨未消。

最是隔簾蟲唧唧，斷腸人聽益無聊。

挹香看了一回，大贊道：「吟鹽詠絮，不殊道韞風流。寫景處筆情綺麗，感慨處音韻淒涼。芳卿不要動氣，第一首收句『徘徊獨詠苦愁詞』，這個『苦』字，似乎不妥，若易一『送』字，遂成完璧了。」

雅仙聽了，心中□佩服，乃道：「公子奇才，可稱獨佔。蒙改『送』字，真堪為妾之一字師矣。妾更欲求佳什數章，公子肯見示否？」挹香道：「但是不堪入目，芳卿勿笑為幸。」便想了一想，揮成一律，遞與雅仙。雅仙接來鋪在桌上，細細的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奉贈一律即希郢政

綺思奇才別有真，憐卿飄泊困風塵。

吟成柳絮原前慧，修到梅花亦夙因。

詞藻流芳詩眷屬，冶容綽約月精神。

多情偏解憐愚劣，許我蘭閨拜玉人。

雅仙大喜道：「妾鄙陋菲才，蒙公子詩中謬贊，反覺汗顏。」於是相與劇談片晌，挹香始別。

流光如駛，節屆題糕。一日，挹香至愛卿家，適愛卿患目疾，一目堆眵，竟至膠睫，其勢甚重。挹香□分憐惜。繼而漸漸失明，挹香益加惆悵，延醫證治，藥石無功。挹香朝夕在愛卿家周旋一切，已有一月之餘。眾姊妹知愛卿患目疾，又知挹香在彼服侍，所以都來問候。婉卿道：「患目疾者最覺討厭，我聞清晨以井水洗之可癒。或令人於清晨以舌舐之，即可明朗。」挹香聽了，記在心頭。

明日，挹香便住在愛卿家裡，依婉卿之說，清晨替愛卿舐目。說也奇驗，舐到三日，紅已去大半，眵亦不膠睫。及七日，目已能開，至□天，則眸子瞭焉。

挹香心既得意，愛卿意亦感激，乃道：「妾自閱歷風塵，遇人伙矣。憐憐惜惜，非乏其人，然如君之愛妾，其真情良可見矣。」乃口占二句，謂挹香道：「飄零泥淤誰憐我，閱歷風塵乍遇人。」

愛卿自從挹香與他話目之後，心中萬分感激，早有終身可托之念。惟恐挹香終屬紈袴子弟，又有眾美愛他，若潦草與談，他若不允。倒覺自薦。故雖屬意挹香，不敢遽為啟口，但對挹香道：「妾自函跡歌樓，欲擇一知心，始訂終身。詎料竟無一人如君之鍾情，不勝可慨。雖君非棄妾之人，恐堂上或有所未便。」挹香聽是言或吞或吐，又像瓮瓮無靠之悲，又像欲訂終身之意。甚難摹擬。「我若妄為出語，雖愛卿或可應許，似覺太為造次。萬一他不有我金某在念，豈非徒托空言，反增慚慚？」心中又是愛他，又想夢中說什麼正室鈕氏之語，莫非姻緣就在今夕麼？又一付道：「既有姻緣，日後總可成就，莫如不說為妙。」便含糊道：「我金某自遇愛姐以來，一見知心，即邀憐惜。方才所說終身大事，諒愛姐慧眼識人，必不至終身誤托。如云我金挹香，亦何敢妄為希冀。愛卿惜我憐，我金某決不敢以多情為負。愚衷一切，諒卿早知之矣。」愛卿便道：「君誠有意，妾豈無心。但君菁莪奇質，大器易成，然須努力芸窗，時加誦讀，定當萬里搏雲也。切不可暴棄自甘，至於頹惰。妾之終身，尚欲細籌良策。蒙君相勸，妾曷敢輕易托人。」挹香見愛卿如此說法，明知有意，又見他一番勸勵，窺其意大抵要我成名後方許訂盟，便道：「愛姐良言金玉，自當謹遵。卿之心事，卿不言我自喻之矣。」

正說間，林婉卿來，挹香與愛卿相邀婉卿入座。婉卿問了愛卿目疾，遂與挹香敘話。挹香道：「婉妹妹，近日可有佳作麼？」婉卿道：「愚妹前日做得幾首秋景詩，待我寫出來呈教。」挹香笑道：「你說呈教，是要寫教弟帖子的■處。」愛卿亦笑道：「虧你厚顏，別人與你謙遜，你倒公然老實，要起教弟帖子來了。」挹香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婉卿一頭笑一頭寫，片刻已錄四首，遞與挹香。挹香接來展開細看，見上寫著：

◇秋濤

奔騰萬頃舞斜暉，初起還同一線微。

鯀穴噴花驚海立，鼉宮卷浪駭江飛。

鯨回鐵弩聲逾壯，馬逐銀山勢不違。

八月枚乘詩思闊，廣陵頓漲水痕肥。

◇秋蟲

天心地軸有神功，萬物都生造化中。

蛩韻叫酸棚底雨，蟬聲嘶冷樹間風。

咽殘秋露三更白，吟瘦斜陽半壁紅。

飛去蜻蜓何處立，釣絲江上一漁翁。

◇秋風

商飈蕭颯起疏林，瘦骨先知冷氣森。

松籟入琴流逸響，竹聲敲戶動涼陰。

故鄉有味張翰思，霸國空悲宋玉心。

吹到廬陵詩夢醒，鐙年從鐵馬和秋砧。

◇秋月

瘦扶竹影上簾斜，千里懷人共月華。

佛印禪心空水鏡，謫仙詩思寄江槎。

秋明壞塔疏清磬，冷逼征樓起怨笳。

羨煞凌雲攀桂客，香分蟾窟一枝花。

挹香看完道：「描摹刻劃，妙緒環生，真令人一字一擊節。」

說著倒在婉卿身上道：「妹妹如何這般聰巧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勾了婉卿的粉頸，一同坐下。愛卿道：「你這個人太沒規矩了。」挹香道：「什麼沒規矩？」愛卿道：「婉妹妹受報於你，你又要什麼教弟帖子，也該正言教導，怎反如此頑皮？」挹香笑道：「這才叫風流才子呵。」愛卿道：「虧你羞也不怕，自己矜張如此。」挹香道：「不是我矜張，你想一個人勞勞碌碌，為馬為牛，都是為名利所絆。如今我享了蔭下之福，又得你們三□幾位美人時常親愛，又讀了幾句書，不與俗人為伍，你想豈不是風塵中隱逸者流，須有薄才的子弟麼？」愛卿與婉卿一齊笑道：「伶牙俐嘴，真是可惡。」婉卿便推開挹香，挹香那裡肯放，愈加添出一副孩子性情，倒在婉卿懷裡。愛卿道：「你又不是孩子，又不要吃乳，在人家懷裡做什麼？」挹香聽了，順口道：「正要吃乳。」便去解婉卿鈕釦，慌得婉卿措手不及，兩頰暈紅，說道：「金挹香，像什麼樣兒！」挹香道：「像個小兒喂乳。」

說畢，正欲再與婉卿胡鬧，忽聽外房門呀的一響，視之卻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美人。挹香忙向愛卿說了。愛卿出接，那美人微微一笑道：「不速客來矣。」愛卿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裡面乃是一個風流才子。」雪琴方始同進留春閣，遂與挹香、婉卿見了禮，各通姓名。

原來這位雪琴姓吳，為人□分幽雅，最愛淡妝，無妖冶態。貌擬芙蓉，神如秋水。工繪梅花，然非所愛者不肯舉筆。年□七，姣態可人，與愛卿最知己。今因繪成梅花四幅，欲求愛卿題詠而來。乃告於愛卿。

愛卿道：「金挹香，你好代為一題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各題一幅何如？」愛卿道：「倒也使得。」即向雪琴索畫玩賞。見畫得孤幹橫斜，天然蒼老。於是各分一幅，搜索枯腸。

不一時愛卿先好，雪琴接來一看，其詩曰：

揮毫腕底盡生春，修到梅花亦夙因。

仗得畫工清品格，和煙寫出更精神。

雪琴贊道：「麗句穎思，自是錦囊佳句。」

正說間，挹香與婉卿的詩都好了。雪琴先看挹香的，見上寫著：

一枝老幹影縱橫，寫入丹青劇有情。

幽雅不隨流俗競，淡妝如此也傾城。

雪琴看了挹香的詩，□分稱贊。又看婉卿的詩，見上寫著：

報道羅浮夢乍醒，胭脂洗盡影伶俜。

不隨處士同為伴，偏泄春光到畫屏。

雪琴大為得意，便道：「小妹也來獻醜一首。」頃刻已成一絕。三人共讀畢，大家稱贊。其詩曰：

關心春色到園林，相對忘言契早深。

知爾孤高諳爾性，故傳冷淡結知音。

雪琴之詠，半為初遇挹香，心中眷愛而成，是以大家□分稱贊。愛卿即命侍兒治酒款之。飲至日晡方才分散。

不知散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